

# 匠人薈萃 匠心獨運 打磨創意鄭州

城市都是匆忙而又喧囂的，各種信息與聲音將人們的空間與時間填塞得滿滿當當。中部城市鄭州也不例外，外地人會說，鄭州太擁擠了，鄭州的歷史無處觸摸；本地人也會因為「鄭州、鄭州，天天挖溝」，建高架、修地鐵、起高樓……而抱怨鄭州失去了生活的詩意。還好，在河南首屆匠人部落創意文化節上，記者遇到一批有溫度有故事的匠人，他們願意靜靜地花很多時間在一件小物件上，或許是一個浮雕，或許是一個手鏈，或許是一個錢包，這都讓記者切切實實感受到了鄭州的時間與空間質感，在這個城市，時間也可以美而緩慢，物件也可以精緻而溫暖。

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鄭州報道

■河南首屆匠人部落創意文化節全體匠人及工作人員合影。 劉蕊攝



由「綠皮車與木吉他」舉辦的「首屆匠人部落創意文化節」在鄭州舉辦，現場有多位本地的年輕匠人展示他們的生活與手作。有帶著手套在金屬上雕刻肖像的，有讓各種繩子在手上跳舞的，一支舞畢，一個漂亮的手環就做成了，有在牛皮上敲敲打打、剪剪縫縫做錢包的，有用乾花做手機殼的，也有在觀眾胳膊上「畫畫」的……每個人都專注自己手裡的東西。主辦方負責人告訴記者，過去一年裡，團隊的小夥伴們流連忘返於鄭州的大街小巷，只為尋找專屬於這座城市的創意文化之美。「我們遇到了許多獨具匠心的原創藝人，他們中有心靈手巧的手工匠人，有追求音樂夢想的音樂人，也有沉浸於各類藝術的創作者，他們在平凡的生活裡打磨着不平凡的夢。」「這些原創匠人豐富了鄭州這座城市的創意文化，也是人們分享生活的一種美好方式，從這裡發現一座城市的態度和質感，給生活在這裡的人一個愛上鄭州的理由。」

「生活中的美無處不在，關鍵是，我們要有一顆富含創意的心，要有一雙善於發現的眼。」幾乎每一位接受記者採訪的手工藝人會這樣告訴記者，對他們而言，生活絕對不是眼前的苟且，創意與手作也不是

廉價的交易品，而是一種對生活熱愛的表達。

## 文化節助碰撞新思路

擅長手雕皮具的程智慧是因為母親的一個願望而走進皮具世界的。她說，2000年時，媽媽想要一個皮具的手工包，當時在鄭州很少有賣，而做布藝的她便琢磨自己做，於是四處搜集材料、工具，「16年前不像現在資源這麼豐富，那時候找來工具還不知道怎麼用，都是自己琢磨。可是一做起來，我便喜歡上了做皮具。」原色的牛皮看起來乾淨清新，劃線、量孔、打孔、穿線、縫合……程智慧說，哪怕只是個小錢夾，她也需要打磨三天的時間。「沒有親自動手做過的人，大概永遠也體會不到手工作品的難度和趣味性。」程智慧說，她現在越來越喜歡鄭州這種創意氛圍了，以前「單打獨鬥」，沒有人可以交流。現在大家可以聚在一起，說不定還能碰撞出新的思路和想法。

文化節結束後，做金屬浮雕的劉福喜帶記者去了他自己的工作室。鄭州已經進入了「高溫桑拿」模式，但劉福喜的工作室更熱。液化氣噴槍溫度要高達1,300

度，才能使銅變軟融化。一個人要有一顆多麼熱愛的心，才能在36、7度的高溫裡做這樣一件事兒？劉福喜說，他的一天是從叮叮、當當、砰砰開始的。汗珠一滴滴落下來，他卻樂此不疲。

銅鑿刻（又叫銅雕刻、鑄刻、鏤刻）是我國流傳甚早的傳統手工技藝，始源於夏商興盛於大唐，距今已有近3,000多年歷史。它的工藝工序較為繁瑣，要求匠人有較高的藝術天賦和精湛過人的技藝水平，且心、手、力均還需通融配合。一件作品要從設計、描圖、展板、初刻、鍛打、製膠、上膠、鑿花、鏤花、打珠點、下膠、退火、鑿邊、成型、焊接、精磨、細磨、壓光、整平、酸洗、表面處理等多



■程智慧正在縫製皮具。 劉蕊攝

道工序「千錘百煉」中誕生。每件工藝品幾乎都要經過若干次的鍛打、鑿刻、淬燒再鍛打、鑿刻、淬燒這樣的反覆過程才能達到預期效果。劉福喜最喜歡做肖像，有細緻嚴謹到根根髮鬚都栩栩如生的的人物雕像，有取材於豐富古典文化莊嚴奇巧的神話神像，也有紋樣清新活潑、質樸細膩來源於生活中的新奇小玩意兒。

劉福喜說，他的靈感很多來源於生活。喝完飲料的易拉罐都被當成了廢

品，在他手裡就變成了雕刻用的原料。他甚至用三個易拉罐，拼雕成了一條龍。「因為熱愛，才會有奇跡發生啊！」劉福喜說，他願意就這樣慢慢「雕刻」自己的時光。



■劉福喜的作品。



■劉福喜在文化節現場。 劉蕊攝



■河南首屆匠人部落創意文化節現場。 劉蕊攝



■河南首屆匠人部落創意文化節吸引不少人到場觀賞。 劉蕊攝

## 木頭上的愛情

七年的珠寶設計生涯，終究抵不過一塊木頭的誘惑。2014年，劉乙秀辭去了他維生的工作，自己弄了間工作室，開始任性想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並將工作室取名為「意木」。他將滿腔的創意傾注於刀尖上的舞蹈，以木做物，重拾古老的手工藝藝，專注器物之美，他不是

在選擇時尚的對立面，而是站在了時間的一邊。他也希望鄭州這座城市不要站在時尚的對立面，而要站在時間的一邊。

劉乙秀告訴記者，最初，他只是做些木製的動物戒指自己玩樂，做得多了，就開始送給身邊的人。因為朋友們的喜愛和口碑相傳，找乙秀訂製木藝飾品的人已不在少數。這時候乙秀腦海中蹦出了一個念頭：既然自己那麼喜歡木頭與手作，若將愛好變為職業也不是不可

行。思來想去，便沒有通知任何人，毅然辭職。據說老先生至今還蒙在鼓裡。

身為匠人，乙秀的作品都有一個故事。他說，妻子體諒他對木器手作的追求，自願與他一起隱瞞辭職的事情。相隔兩地的人不能每天見面，自己又不善言辭，乙秀一直在思考如何用自己喜愛的事情，向自己最愛的人表達愛意。他知道妻子喜歡馬蹄蓮，就想將這寓意為「永恒」的花朵與自己喜歡的木頭結合在一起，乙秀開始翻閱書籍，不斷嘗試，發現木頭不僅能做飾品，製作生活美物也是非常合適。歷時一個月，從木頭中雕刻的勺子誕生了。這是乙秀送給妻子2016年的第一份禮物，勺把上精緻的馬蹄蓮，不僅代表了兩人永恒的愛情，更讓妻子把愛握在了手裡。



■劉乙秀

## 繩編上的心思

愛編織的女孩輕輕給記者看她最喜歡的編織物——白蓮。白蓮是個實用的流蘇車掛，它的花瓣一片片盛開，鑲着金邊，銀絲箍着瑪瑙，軟軟的纖維流蘇，摸起來超順超軟。「一片一片的花瓣編好串起來，得好長時間吧。」「對啊，工序倒不是特別複雜，就是耗時間，得有耐心。有時候趕一個東西，一做就是一天一下午，十幾個小時也是正常的。一兩個還可以，長時間下來就不是每個人都能持續做的，如果不是真心喜歡的話。」輕輕說，這些有意思的繩編，看似輕巧一個，細看這些精編的花紋，卻不盡相同，的確是花了許多精巧的

心思在裡面。有雀頭結、金剛結、平結、蛇結……輕輕挨個兒給我介紹，這個是斜卷結，這個是盤扣。有創意的繩藝編織手作人，精通了基本的紋路後，會把自己的創意元素加在手工作品裡，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。在輕輕眼裡，手中的線就不再是一條普普通通的繩子，而是一個個跳動的音符，她用靈活的手指，指揮着哪根繩子在哪个地方打結、環繞、穿插、走縫、顏色的拼接、花紋與結點之間的相撞，每走一步都在腦海裡形成一條清晰的紋路，每一個步驟都需要小心翼翼，這樣一路下去才能編出心裡最初想要的模型。



■輕輕編織的白蓮。

「水陸草木之花，可愛者甚蕃」——《愛蓮說》是她最喜歡的詞句，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漣而不妖，像她做出的白蓮一樣，她說看一個城市，不能只看這個城市的建築和交通，而要看這個城市的人，看這個城市的小店。在她的世界裡，鄭州便是一杯清茶，清雅自然，茶香裊裊入口回甘。

# 優秀翻譯助中國詩歌「走出去」

中新社電 2016年武漢詩歌節日前舉辦「中國新詩與世界圖景會議」專場活動，北島、梅丹理等中外詩人、翻譯家、評論家，就中國詩歌百年發展進程及中國詩歌與世界的交流等議題展開討論。

中國新詩誕生至今，已有近百年歷史。然而，相較於中國古典詩詞在海外知名度，中國新詩在世界詩壇影響力依然有限。《詩刊》副主編李少君認為，古典詩詞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，而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的精髓部分並非以詩歌

形式呈現。在他看來，詩人個人創作的力量不可小覷，中國新詩想要達到古典詩歌的巔峰，既要保留傳統，又要建立具有普遍社會價值的思想觀念。美國詩人、漢學家梅丹理，是中國各大詩歌節上的常客，其將大批中國詩歌翻譯成英文，帶入西方主流文化。「這是一個需要個性聲音的時代。」梅丹理認為，最成功的個性聲音應繼承傳統文化遺產，呈現現代知識，同時保持理性不偏激。

中國詩歌在西方世界的翻譯與傳播歷史悠久，但偏重於

古典詩歌，有關新詩的翻譯介紹起步晚，影響也相對較弱。從事中文詩歌翻譯的新加坡詩人蔡家梁直言，中國有很多好的文學著作，但在翻譯上仍有欠缺，這也從客觀上造成華文詩在國際社會不如英文詩受歡迎的局面。詩人北島認為，中國新詩與國際詩歌的溝通離不開詩人與譯者的合作，這種跨越語言邊界的創作需要推動力。日本詩人竹內新認為，譯者的責任是讓讀者與原作產生共鳴，優秀的翻譯可以擴大詩歌的傳播範圍。



■北島認為，中國新詩與國際詩歌的溝通離不開詩人與譯者的合作。 資料圖片